

我们的知识和和精神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清华教师一代一代传授的人格品质，让我们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做出正确的抉择，一辈子受用。对于我的母校清华，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有一辈子的感激和骄傲。

我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你

们还好么？期待着二十年后的重逢！据我所知，老炜还是做事很认真，老超还是那么意气风发，老盖还是那么帅，邹茜业务还是很突出，”张教授”真的成了张教授，老朱还是那么会讲故事，不过他把故事讲到了华尔街，演绎着中国电视传媒界的传奇……

老唐在哪里？老沈的儿子也像他一样力大无比么？小傅在干什么呢？樊老师，小龙，小跬，老妮，程华，高帆，康康，老杨，八路，大炳，老范，美清，老齐，杨勋，老杨，老杜，老猫，老廖，青阳，宋军，清波，世民，还有安维静，威丽，李蔚 …… 你们都还好么？我想你们！📷

课堂之外的学习

和文凯（光7）



和文凯，云南人，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工程学学士（1992），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博士（2007），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博士后（2008）。现在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时间是公平的，它会把每个人、每件事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一般来说，只有本科在清华念的才算清华人。这并不是那种所谓的清华优越感，而是因为17岁到22岁这段时

间，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实在是太特殊了。而那些跟你一起度过这段岁月的人，在你的心灵世界里自然是旁人无法替代的。

清华五年，本科生碰到那些所谓名师的机会并不多。清华的功课很重，但很多课其实无聊而空洞，特别是高年级的专业课。但少数基础课却让人受用终身。这倒不是因为它们的内容，而是因为过了这些课之后，再遇到任何困难，起码精神上不容易被吓倒。当然，这样的经验并不是只有读清华的学生才会有。大多数的清华学生，在校期间都会遇到一些鬼门关课程，对我来说这就是在清华学堂上的工程制图。我过去很少去清华学堂上晚自习。一方面是因为座位太少，稍微晚点去就没了。更要命的是，清华学堂是木制地板，人走过去，地板叮咚作响，让人很难专心。我在清华学堂上过工程制图课，大学期间所有的悲惨记忆都留在那里。有次制图课期末考试前我做了一个梦：用橡皮擦一条多余的线，结果却把其它线擦掉，更悲剧的是我不知道如何补上它们，当时急出一身冷汗，然后才发现是恶梦一场。人人生而平等，但很多人生

而不能学工程制图。

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但我从清华学到最重要的功课，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思想，是值得用生命去追求的”。这句话刻在王国维纪念碑上，在清华学堂对面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坡上立着。国内大学的现实，其实有很多的相似。但清华的学生，或多或少总能受到老清华精神的某种感召。我至今还记得读梁实秋《雅舍怀旧》的激动，虽然他的文字平和而优雅。1949年前清华大学的实际状况，跟书上写的清华精神肯定有一定的距离。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一个正在探求人生的青年人来说，其鼓舞是巨大的，特别当现实是那么灰暗的时候。在我开始疯狂读书的时候，我发现身边有很多同样在摸索的同学。一个个的小圈子就这么形成，在啤酒和香烟中，这些不同圈子碰撞、交融、分裂，曾经的同道后来也会变得陌生，但这个时期的挚友是终身难忘的。

我在清华跟同学和朋友学到的东西，远远胜过在课堂上学到的任何知识。📷

发七二之浮生如梦

张屹磊（发72）



张屹磊，贵州兴义人，清华大学电机系工学学士（1992），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1999）。曾任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研究部经理，速八（中国）副总裁。现任京道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人、执行总裁。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离开我
去远空翱翔

很久很久以前——二十五年应该

可以算很久了吧，我坐了一天的汽车到省城，再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过长江，渡黄河，北京站前换大巴，向东，向北，再向西，经过东门外高高的白杨林，气势恢宏的主楼，最后是礼堂前的大草坪。传说中的清华到了。

那真是些令人兴奋的日子。荒岛甲所工字厅，长城故宫颐和园，375，331，北院的酸奶大家的馅饼照澜院的涮羊肉。香山赏叶，福海泛舟，西大挥汗，新水苦读。校门内外的美丽新世界，自由的空气，无限的可能，让人应接不暇。

我们被扔到了孤悬二楼的发七二，远离大部队。同学里一无痞子二无疯子三无天才，大部分时候正襟危坐，偶尔有点蔫坏和闷骚：有自强不息典范齐博士，亦有厚德载物楷模傅老头；有大哥风范如左老，亦有少不更事如石头；有好勇斗狠的南方小个凤姐，亦有多愁多病的黑脸大汉高士元；有不管不顾的东北马大哈小志，亦有毫厘不差的绍兴金账簿老梆；有淘气老蒙、捣蛋公公、神秘的P和憨厚的Q。一众人等没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偶尔有些混场电影顺本书踹个厕所门的小恶作剧；献血时大义凛然地引颈受戮者有之，采用喝酒法运动法熬夜法直接扔化验单法绞尽脑汁惜血如金者亦有之。

我们这拨人的强项是跟书本较劲，会打个球下个棋的就算多才多艺，如果碰巧歌还唱得不错，那差不多就可以去竞选学生会主席了。当然书中也自有颜如玉。正是北岛和舒婷的朦胧诗有点过

气，西方思潮在校园里泛滥的时候，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自是囫囵吞枣不知所云，倒是老祖宗的故纸堆中偶尔能给荷尔蒙疯狂生长的壮丁们找着些乐子，譬如嫖毒譬如焦大。文体活动方面乏善可陈：系运会基本靠专业的翟卫萍一秒一秒破记录来支撑，多次惊动四朵金花助阵的最大规模群众运动——足球五年总共进了四个球，倒是肖冰和老蒙的象棋算是个小小的突破。双扣是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也引发了几乎所有的班内肢体冲突（基本围绕凤姐发生），要不就是周末一教和五道口工人俱乐部的动作片，周六看了周日一定得上自习。也是，难道清华还有人周末休两天么？

日子像一本书一页页翻过，又像是一条缓缓流淌的大河，平静、水波不兴。不经意间，这些木讷、爱较真、举轻若重的家伙们已经历了生老病死，人到中年。那些共同度过的日子层层叠叠地铺垫在心里最深处的角落，不会轻易触及，却让人觉得踏实而温暖。二十年后再回首，在这些曾经年轻的面孔上看到自己生命中的云卷云舒、花开花落，那些曾经的欢乐和悲伤；年少的轻狂，黑暗中的叹息；牵手，放手；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青春。跋山涉水来相聚，乘兴而至，兴尽而归，不亦乐乎。

大学其实是个很诡异的地方。那么些人，从那么远的地方忽然间聚到一起，呼吸相闻、抵足而眠好几年；又忽然间一哄而散，像几滴水被撒进无边的大海，从此人海两茫茫，就像那一段日子从来就没有存在过。